

耶恩森短篇小说集

194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丹麦] 约翰内斯·威廉·耶恩森

• Johannes V. Jensen •

葡萄园 看守

倔犟的姑娘

191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德国] 保尔·约翰·路德维希·冯·海泽

• Paul Hesyé •

李斯◎等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倔犟的姑娘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葡萄园看守 耶恩森短篇小说集

Juetaogdeguniang

— 1910年获奖 —

[德国] 保尔·约翰·路德维希·冯·海泽

Paul Hesye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倔犟的姑娘/(德)海泽著;李斯等译.耶恩森短篇小说集/(丹)耶恩森著;李斯等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9(2009.3重印)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附小说《葡萄园看守》

ISBN 7-5387-2161-4

I. ①倔... ②耶... II. ①海... ②李... ③耶... ④李... III. ①中篇小说—德国—近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丹麦—现代 IV. ①I516.44 ②I53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5633 号

倔犟的姑娘(附小说:葡萄园看守) 耶恩森短篇小说集

作 者	海泽 耶恩森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陈 琛
责任编辑	陈 琛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130062
电 话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84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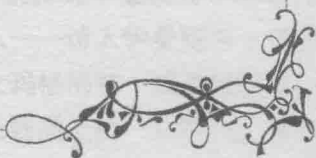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得奖评语

Collection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这位诗人、剧作家、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在他饱含着理想主义精神的文学生涯中，达到了高迈的艺术境界。



颁奖辞

*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

C·D·奥·威尔森

获得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有好几个国家的许多著名作家，瑞典学院已决定将该奖颁给一位作家；他的提名获得了六十多位德国艺术家、文学家和哲学家的支持，他就是保尔·约翰·路德维希·冯·海泽。这个名字复苏了我们对青春期及成年时代的记忆；尤其，我们仍记得他的短篇小说所给予人的文学性喜悦。虽上了年纪，他仍精力充沛，如果评审委员会是将此殊荣颁给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以表示赞美的话，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评审委员会并不受年龄问题的牵掣，当然也包括除了具有真实价值性的任何问题。

保尔·约翰·路德维希·冯·海泽于公元 1830 年生于柏林，他的父亲是哲学家卡尔·威尔莫·海泽，一位文雅然又坚毅的学者。从犹太籍母亲茱莉·沙林身上，海泽可能继承了热情而活泼的气质。海泽在许多方面显示出对大自然的热爱，有幸生长于一个对他呵护备至的家庭。他的求学时代过得很快，学习力强，有一段时间就读于柏林，后来在波恩大学跟着菲特烈·□兹研究浪漫小说语言学，公元 1852 年在柏林获得博士学位。其后海泽获得奖学金而得以到意大利旅行，因此通晓该国的艺术和文学。接着他的赞助人——诗人伊曼纽尔·该伯尔向他介绍了一位艺术史学家，不久后，海泽便和其女玛格丽特·库格勒订婚。他不知道如何找到工作，该伯尔再次帮助他，使其免除物质上的一切困扰。蒙该伯尔的推荐，在慕尼黑的马克西连二世授予他一名义教授的职位。他的惟一职责在

于参加皇上召开的文学晚会。公元 1854 年 5 月 15 日，他和玛格丽特成婚，喜气洋洋的年轻夫妇乃定居于慕尼黑，从那时起海泽就住在那儿，除了偶尔逗留于他喜爱的意大利。接着他成为繁盛人文生活的中心人物。海泽传记的详细记载里，只提及玛格丽特逝世后的几年他再婚，这次的对象是迷人的安娜·舒巴特。

公元 1855 年至 1862 年之间，海泽写了第一部散文体小说，分为四册，成了这一类型的名家。在海泽诸多小说中，值得一提的有《倔犟的姑娘》（1853）；《安德瑞·台芬》（1859），饶富威尼斯色彩；具有强烈感的《尼瑞娜》（1875），系描述雷奥帕第①的生活插曲；以及具有深奥道德观的《母亲的肖像》（1859）；还有描写奇妙的抒情诗人的小说《马利恩》（1855）。在他的小说里，海泽保持其作品的严密准则，不刻意去制造故事的魅力和奔放不羁。他拓展自己的小说理论。至于“小说的文学价值”，他写道，“应该代表着重要的人类命运。所阐述的不必是每天的遭遇，但应该向我们透露出人性新的一面。视野狭窄的故事必须讲求紧凑性。”

名正言顺地说，海泽乃是现代心理学小说的开创者，他的小说里难得有偏见，这可能就是我们独爱他两部具有歌德式客观性的长篇小说——《人间孩童》（1872）与《在乐园里》（1875）——的理由，两者探讨的是道德问题，前者论及的是自狭窄教条中寻找道德的独立性，后者则讨论对抗苛刻清教徒的防御术。两部作品均明显地发扬了作者的人道精神。《在乐园里》还生动地描述了慕尼黑艺术家的世界。而《反抗潮流》（1904）里，海泽以反对决斗的态度，勇敢地向根深蒂固的偏见提出挑战。《维纳斯的诞生》（1909），阐明了特异的青春力量，该书去年出版，书中所采用的双重手法——从偏狭的禁欲主义里维护艺术自由，并对摹仿低俗、平庸、简单心态的自然主义予以争辩——。借以他一贯而坚决地拓展他毕生所追求的美感信念。

无论如何，海泽不只是小说和短篇故事的作家，他也是当代德国最重要的抒情诗人。他以韵文写成风格明朗的小说，其中采用三行体②的《蝶蛹》（1879）尤其令人难忘。戏剧虽非他本行，他究竟也写过出色的剧本，从总数超过五十部

① 雷奥帕第（Gracomo Leopardi）：生于 1789 年，死于 1837 年，意大利抒情诗人。重要的作品有《道德性的小册子》和《思想》等。

② 三行体（terzarima）；源于意大利之一种诗体，三行为一节，每行十一音节，每节之第二行与下一节之第一第三两行押韵。



中可挑出两部来谈——是具有爱国意识的《科尔堡》(1865)，一是有趣的剧本《哈德里安》(1865)。剧中哈德里安的智慧 and 悲伤以一种最令人感动的手法被结合、被表现出来。

海泽的品味非常独立，虽然，《冒牌者与黑兰格尔地的维京人》(The Pretenders and Vikings at Helgelaud) 备受他的朋友易卜生(Ibsen)的推崇，他却不喜鬼怪式和成批象征性手法的剧本。他的音乐素养很深，然对华格纳的感动力不及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萧邦和布拉姆斯作品来得深。

在一生的重要关头时，海泽都保有了相同的自我独立性。当他的朋友该伯尔写了一首诗给威廉王，在信中表示他期求一个在普鲁士治下的统一德国的意愿，作为巴伐利亚宫廷诗人的他因而被停薪。海泽也写了一封礼貌函请求革职，因为他同意该伯尔的每一个观点，而且希望分担他的命运。

海泽在意大利的知名度几乎与德国不相上下，他的无数精美译品使得意大利文学扬名于德国。由于他，雷奥帕第(Leopardi)、曼佐尼(Maoni)^①、佛斯哥洛(Foscolo)^②、蒙狄(Monti)^③、巴利尼(Parini)^④和吉斯狄(Giusti)^⑤的作品被广泛阅读和激赏。

若是以为赫赫有名的海泽——这位经常被唤作幸运的桂冠受爱者——总是无忧无虑，总是被本国的领导阶级所认可，这是错误的。作为一个父亲，他深受丧失几个爱子之恸。他在诗性浓厚的歌曲里表达了悲伤之情，无视于曲调的阴郁，而绽放出无尽的美感。

论及文学观，这位阿波罗化的迷人诗人享有早期的声誉，乃是实情；然而他的诗观曾一度改变，也是实情。19世纪的80年代自然主义崛起，主宰了其后的二十年的光景，挟其破坏偶像的攻势，箭头特别指向海泽，此乃最强悍的敌对者。

① 曼佐尼：生于1785年，死于1873年，意大利浪漫主义的惟一诗人。重要的作品有《圣尔降临节》、《五月五日》等。

② 佛斯哥洛：生于1778年，死于1827年，系一位生在希腊赞德的意大利诗人。重要的作品有《希腊女神》、《坟墓》等。

③ 蒙狄：生于1754年，死于1828年，意大利最后一位古典诗人。重要的作品有《黑森林的吟咏诗人》、《巴斯威利纳》等。

④ 巴利尼：生于1729年，死于1799年，预示意大利古典主义革新之机的神父诗人。重要的作品有《昼》等。

⑤ 吉斯狄：生于1809年，死于1850年，意大利独立与统一战平时期的民族诗人。重要的作品有《风向计》、《勃兰底西》等。

对那些不择手段毁谤他的人而言，他是太和谐、太爱美、太希腊化了，他们要求感官反应、效果、怪异的放荡不羁和丑恶事实的翻版。海泽并不承认，他的感觉形式被他们粗鲁的行为所触犯；他要求文学应以理想之光来看待生活，而使事实改观。在详细和充满感性的小说《默林》（1892）里，他以阳刚的方式表达了他受伤的感觉。现在情势已变，若不是自然主义者党同伐异的话，海泽或许早就被他的国家推荐得奖。现在奇迹似乎改变一切，在任何地方这位光荣的老前辈被推崇：他是慕尼黑的荣誉市民，该地的一条街道以他为名；他已满载荣耀。在多种荣誉中，经许多批评家的推荐，瑞典学院颁给这位老诗人诺贝尔奖的殊荣，以表彰其尊崇之意。

海泽特立独行，他以富于美感之情忠于真理，而采用外在的写实来反映出内在的方法。席勒有句名言：“生活是真诚的，艺术则是冷静的。”海泽颇了解个中三昧，在他的生命与作品里就表达了这种深奥的道理。美这个东西，应该被解放、被重新创造；既不该一味抄袭，也不该弃如敝履，它应该具有高贵的朴实性，海泽便是以这种观点来显示美。他不传道，因那将剥夺了美的直接性，然而在他的作品里却充满了智慧与高尚。他不说教，因人在徒劳无功后，将严重伤害到对宗教的感情。虽然他强调宗教的伦理性甚于教条性，也表达了对每种肃穆信念的深重敬意。他是宽容的，而非漠不关心。他歌颂，然所赞美的是神圣之爱，而非世俗之爱。他喜欢忠于本性之人，尤其那些忠于其高超天性甚于低俗天性的个人，海泽最具有恻隐之心。

在此庆祝场合，海泽因病不能参加，我们感谢他的作品带给无数人欢乐，且传达我们的问候之意到他慕尼黑路易士街的家宅，该屋乃是他多年来写诗的灵感之家。

注：保尔·约翰·路德维希·冯·海泽因病不能参加瑞典学院的颁奖典礼，故致答辞从缺。



获奖译作

- 1 颁奖辞
- 1 倔犟的姑娘
- 17 葡萄园看守
- 81 海泽作品年表

耶恩森短篇小说集

- 87 颁奖辞
- 91 致答辞
- 93 安妮与牛
- 96 黑窗帘
- 104 睡觉
- 116 西西儿
- 123 不爱说话的毛恩斯
- 134 牧师
- 143 三十三年
- 158 波儿
- 163 耶恩森作品年表

倔犟的姑娘

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太阳尚未出来，大片的灰雾笼罩着维苏威火山，向着那不勒斯延伸过去，使得沿海的几个小镇都变得阴沉起来。海上风平浪静。但在狭窄的海湾里，高峻的索伦多岩崖下的小码头上，已经有几个渔夫和他们的妻子，开始繁忙起来，忙着把粗大的绳子和昨晚撒在海里捕鱼的网罟拽进小船。另外有些人在整理他们的三桅船，准备张帆，有的从设有遮门，凿进岩石里的大洞窟里拖出橹桨和橹桅，岩洞是用来夜里收藏渔具用的。谁也没有偷懒，即使不再出海的老人也帮着拉网，平坦的屋顶上随处可见老妇人，或是手里拿着纺锤，或是替正在帮忙丈夫的女儿照顾孩子。

“看见没有，拉克藹？神父在那边。”一个老妇人对在身边摇摆着小纺锤的十岁小姑娘说。“他刚上了安东尼诺的渡船，要到喀普里岛去。天，这位可敬的先生好像还没睡醒哩！”说时挥手向一位身材瘦弱，颜色和蔼的神父打招呼。他刚刚在船上坐下来，小心翼翼地撩起黑色法衣的末尾，披搭在木椅上。岸上的人都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目送神父启程，神父亲切地向左右颌首致意。

“祖母，他为什么一定要到喀普里岛去呢？”小女孩问道，“那儿的人没有神父，一定要借我们的吗？”

“别傻了，”老妇人说，“他们有的是神父，还有许多美丽的教堂，甚至还有我们这里没有的隐士。不过那里有一个贵妇人，她从前在索伦多住过很久，病得好厉害，结果在大家认为她活不过那夜时，神父便带着圣饼到她那边。幸而得到圣母的保佑，她又恢复了健康和活力，每天还能洗海水浴。当她迁居到喀普里岛去时，捐献了一大笔钱给教会，又布施了穷人。据说，若非神父答应去看望她，接受她的告解，她是不愿离开这里的。因为她认为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神父，我们也真觉得能有他做我们的神父是件很幸运的事。他的才能不逊于枢机主教，大人先生都来向他求教。愿圣母保佑他！”说时她向着正要撑开的小船挥挥手。

“噢，天气就会变好吧？”神父一边问，一边疑惑地望向那不勒斯。

“太阳还未出来，”那个年轻人答道，“太阳出来了，雾就会散。”

“那么走吧，趁天热前赶到那儿。”

安东尼诺正撑紧船舵准备出海时，突然又停止了，望着从索伦多到小码头那条下坡路的路头，出现了一个苗条少女的身影，大步地从石路上赶下来，一边还挥舞着布块，腋下挟一个小包，穿着非常寒酸，不过有一股高雅的气质，只是昂头的模样有点狂野，头发盘卷在额头上，仿佛顶着冠冕似的。

“我们等什么呢？”神父问。

“那边还有人要上船，大概也是要到喀普里岛去的。神父，只要你允许——不会有什么耽搁的，只是一个几乎还不满十八岁的小姑娘。”

就在这时候，少女沿着路从那蜿蜒曲折的石墙后走了出来。“劳蕾娜！”神父喊道，“她到喀普里岛做什么呢？”

安东尼诺耸耸肩。少女眼看着前方三脚两步地赶过来。

“嗨，骄傲的姑娘！”几个年轻船夫大声喊道。若非敬重神父在场，他们也许会喊的更多。少女对他们的招呼有着不屑理会的态度，似乎引起他们的不满。

“你好，劳蕾娜，”神父也打了一声招呼，“最近如何呢？你也要到喀普里岛去啊？”

“神父，可以吗？”

“你问安东尼诺，他是船主。人人是自己财产的主人，如同天主是我们的主人一样。”

“这里有半卡令，”劳蕾娜嘴里说着，却没有看着那年轻的船夫，“希望够得上渡船费。”

“这点钱对你比对我还有用。”年轻人咕哝着，一边把几筐橘子推靠一起，为她腾出了一块地方。这些橘子是他要运到喀普里去卖的，小岛多岩砾，自产的不够旅客的需要。

“我不愿白坐你的船。”少女乌黑的眉毛抖动了一下。

“来吧，孩子，来，”神父说，“他是个老实的年轻人，不会赚你这点钱就变富的。上来吧。”——他伸出手给她——“你就坐在我旁边。瞧，他还拿他的外套给你当垫子，让你坐得软些。他对我可没这么好，不过年轻人就是这样，照顾一个少女比照顾十个神父还周到。好了，好了，安东尼诺，你不必辩白。这是天主的安排，一样喜欢的东西就放在一起。”

这时，劳蕾娜登上了船，把夹克移到一边，一言不发地坐下来。青年船夫却没有理睬，只是嘴里咕哝了几句。然后他用力向堤头一撑，小船如矢地射向狭湾。

“你的小包里是什么啊？”神父问，船正滑行在海上，第一道阳光刚刚洒下来。

“神父，里头是丝、毛线和面包。丝是要卖给岛上一个做缎带的女人，毛线是卖给另一个女人。”

“都是你自己纺的吗？”

“是的，神父。”

“我记得，你也学过做缎带。”

“是的，神父。不过母亲旧病复发，我不能离开家，我们又买不起织布机。”

“哦，哦，病况更重了？可是复活节我去过你们家，她还坐着呢。”

“春天对她总是最糟糕的季节。从那次大风暴和地震以来，她的背便一直发痛。”

“孩子，不要停止祈祷，祈祷圣母保佑，同时要勤勉听话，圣母才会听见你的祷告。”

停了一会，他又说：“当你下到岸边时，他们对你呼喊‘嗨，骄傲的姑娘！’他们为何这么叫你？对于一个应该慈善谦逊的天主教徒，这样的名字实在不雅。”

少女的脸红了起来，两眼闪烁。

“因为我不像别的姑娘一样的唱歌跳舞，话说得少，他们便讥笑我。他们不该干涉我，我于他们无害。”

“不过你可以友善待人。如果别人生活轻松，要唱歌跳舞，那是他们喜欢。但是大家打个招呼说几句话，即使心里有忧愁的人也是应该的。”

她垂头低视，眉梢蹙得更紧，仿佛要把一双黑眼睛藏到眉头下。有一阵子，船上的人都默默无语。此刻，灿烂的阳光照射着山脊，维苏威山巅突起云层之上，山麓则仍然掩埋在云雾里。索伦多平原上的房屋在橘子园之间白闪闪的发亮。

“劳蕾娜，那个画家，那个想要娶你的那不勒斯人一直都不再有消息了吗？”神父问。

她摇摇头。

“那时他来是要为你画像，你为什么没答应呢？”

“他为什么单找上我呢？比我漂亮的女孩多的是。再说，谁知道他来做什么用？我妈说，他也许要用来对我施妖术，伤害我的灵魂，甚至教我因此而死去。”

“不要相信这种罪恶的事，”神父认真地说，“主永远照顾着你，若非出于它的意旨，谁也碰不着你一根头发，不是吗？难道你以为，他手里拿了这样一幅画，便能比天主强吗？——何况，你看得出来他对你并无恶意。否则他为什么要娶你？”

她默默不语。

“你为什么拒绝他呢？我看他倒是个好人，相貌也堂堂，比起你现在靠这一点纺纱绞丝，他更能照料你们母女两人。”

“我们是穷人，”她激烈的说，“我妈又病了这么久，我们只会成为他的负担。何况我配不上他，如果他的朋友来看他，他一定会因我而觉得惭愧。”

“你在乱说！我只是告诉你他是位好人，而且他愿意搬到索伦多来住。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容易找到的，似乎是上天赐给你们的贵人。”

“我不要嫁人，永远不！”她说，语气充满抗议，似乎是在对着自己。

“你是发过誓言，还是打算进修道院呢？”

她摇摇头。

“人家责怪你的执拗，虽然名字用得不雅，倒是说对了。你应该想到这世界并非只有你一人，你的顽固只会使得你母亲的生活和疾病更加痛苦而已。你有什么充分的理由拒绝别人的帮助呢？你说给我听，劳蕾娜！”

“我的确有理由。”她低声而踌躇地说，“不过我不能说。”

“不能说？连对我也不能说吗？我是你告解的神父，你平日不是打心底信任我吗？或者你并不相信我？”

她点点头。

“孩子，你放心。如果你是对的，我将是第一个承认，可是你年纪轻，阅历不深，如果你竟因为幼稚的古怪念头而丢弃了幸福，将来会后悔的。”

她向坐在船尾正用力摇船的青年，羞怯地瞥了一眼。他头上的呢绒帽拉得很低，两眼凝视船边的海浪，似乎沉陷于深思之中。神父跟着她的眼光望过去，一边把耳朵更靠过去。

“你不了解我父亲。”她低声而语，露出悒郁的眼神。

“你的父亲？我想他过世时你恐怕十岁都还不到，愿他灵魂已升天堂，不过他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你不了解他，神父。你不知我母亲的病完全就是因为他的缘故。”

“怎么讲呢？”

“因为他虐待她，对她拳打脚踢。我永远忘不掉那些个他怒气冲冲回到家里的夜晚。她从来不说他一句话，什么事都顺着他。可是他却动不动就打她，我的心就像碎了一般。我常常拉起床单蒙住头，假装睡着了，然而我却哭了一整夜。待她躺在地上了，他又突然变了态度，伸手扶她起来，拼命地吻着她，直到她喊说不能呼吸了。母亲不许我说出一句话来，然而她所受的创伤实在太深了，父亲虽然已经死去多年，她的健康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如果她有天早死了——上天保佑她——我知道是谁杀了她。”

细瘦的神父不断地摇摇头，仿佛不知如何相信她的话才是。他终于说：“原谅他，一如你母亲一样的原谅他。别让那些悲惨的记忆一直留在心底，劳蕾娜。好日子就要来了，你会忘掉一切的。”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掉，”她说，浑身打了一个颤，“神父，你该知道，这是我不愿嫁人的原因，这样我便不必依赖别人，免得先被人虐待而后又被爱抚。如果现在有人要打我或吻我，我知道如何自卫。但我母亲却不能照顾自己，她抵挡不了他的殴打，但也抵挡不了他的吻，因为她爱他。我可不愿爱一个人爱得因为他而生病而不幸。”

“啊，你终究还是小孩，说的话一点也不懂得世事。你以为每个男人都像你那可怜的父亲一样，都拿自己的妻子当做出气筒吗？你不看见左邻右舍的夫

妻，都是恩爱而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我父亲如何对待我母亲是谁也不知道的，因为她宁死也不会向别人诉苦。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爱他。如果爱在你应该呼救时却使你紧闭双唇，或是使得你应当自卫时无法自卫，那我绝不愿把心许给一个男人。”

“我告诉你，你是孩子，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只要时候到了，你的心根本就不会去问你爱或不爱；你满脑袋的念头到时都无关重要了。”——停了一会，又说，“那个画家，你也确信他会待你凶狠吗？”

“我看见他的眼神，像我父亲求我母亲原谅，说好话想抱她时的一样。我记得那种眼神。那种眼神也会使得一个人无缘无故地殴打他的妻子。我看见这种眼神就害怕。”

说罢她便顽固地不肯再开口，神父也沉默不语。也许他心里还在演练一些动人的话要对她说，可是看见年轻渡船主人在她坦白完毕时，显得不安的样子，便没把嘴张开。

两小时的航行之后，船抵达了喀普里岛的小港口，安东尼诺抱起神父涉过浅滩，恭敬地送到岸上，但是劳蕾娜不等他回来，撩起裙子，右手拎着木屐，左手提着小包，连忙涉水上岸了。

“我今天可能在这儿停留很久，”神父说，“所以你不必等我。也许我明天才回去。还有，劳蕾娜，当你回家后代我问候你母亲。这个周末之前我会去看你们。天黑之前你会回去，是吧？”

“看情形。”少女说着整理她的裙子。

“你知道我也一定要回去。”安东尼诺以自以为非常冷淡的声音说，“我等你到晚祷时候，到时你来不来对我都是一样。”

“你一定要来，劳蕾娜，”神父打断他们的话，“你绝不能让你母亲自己一个人过夜。你要去的地方很远吗？”

“我要到阿那卡普利的一座葡萄园。”

“我到喀普里。孩子，主保佑你，还有你。”

劳蕾娜吻了他的手，说了声再见，她这声再见的意思是神父与安东尼诺都有份的，但安东尼诺却没有想到。他脱帽向神父行礼，却没有看劳蕾娜一眼。

但是当他们两人转过身，他只向吃力地走在碎石路上的神父看了一眼，便转过来盯着少女的背影。少女向右边的山坡上去，用手遮着强烈的阳光。就在路

缩进墙垣间之前，她停了一会儿，似在喘气，然后回过头看望。码头正躺在她脚下，四周环绕着高耸的巉岩，海水蓝得异常的壮丽——这景色实在值得停下来观赏。她的眼睛扫过安东尼诺的小船，有意无意的与安东尼诺正往她这儿看过来的目光相遇，两人一齐做出仿佛人们由于误会而互相道歉的姿态，然后少女嘴角露出顽固的神态，继续上路。

此刻是下午一时，安东尼诺在渔人酒店前的长凳上已经坐了两小时，他心里准是有事，每隔五分钟就跳起来走到太阳下，注意地眺望左右通往岛上两个小镇的那条道路。他刚才对酒店老板娘说过，天气似乎靠不住。时下虽然晴朗，但他悉知天与海的颜色。上次大风暴之前的天气看起来就像这样，那一回他几乎没法把一家英国人送上岸来。她一定还记得才是。

“记不得了。”女人说。

如果天黑前变天的话，她就会想起他说的话来。

“你们那边客人很多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娘说。

“刚开始好。过去这一季生意很差。今年洗海水浴的人尚迟迟不来。”

“今年的春天来得较迟。你们那里比我们喀普里岛赚得钱多吧？”

“如果我只靠渡船生活，恐怕一星期都吃不到两次通心面。所以有时候我就替人送信到那不勒斯，或是与那些想钓鱼的人划船出海——这就是我所有的收入。不过，你知道我舅父拥有许多大橘园，是个有钱人，他说：‘安东尼诺，只要我在世，我不会让你受苦的，即使我死后也会照顾你。’我就这样得着天主的保佑度过了冬天。”

“你舅父有没有孩子？”

“没有，他没有结过婚。他在国外住了好长时间，赚了许多钱。目前他计划经营大型渔业，希望由我来负责，一切都交给我管理。”

“这下你可是个大人物了，安东尼诺。”

年轻船夫耸耸肩。“人人都有烦恼。”说着又跳起来，再次左右看看天气，虽然他知道天气只看一边就够了。

“我替你再拿瓶酒来，你舅父付得起的。”老板娘说。

“再一杯就好了，你这儿的酒可真强劲，我的头已经有点晕了。”

“不打紧的，你要喝多少就喝多少，我先生就来了，你可以跟他聊聊。”

真的来了，魁伟的酒店主人从山冈上向着酒店走下来，肩上挂着网，头发上

戴着一顶红帽。他给镇上的贵妇送鱼回来，贵妇订购这些鱼是要招待从索伦多来的那个矮小神父。他看见年轻船夫，立即热情地打招呼，然后坐在他旁边开始谈起天来。他妻子正拿着第二瓶绝不掺假，真正的喀普里酒走出来时，左侧的海滨路上传来一阵嘎扎的脚步声，劳蕾娜从阿那卡普利那个方向走过来。她草草地点头，而后停下来，有点局促不安的模样。

安东尼诺从座位上跳起来。“我要走了，”他说，“这位姑娘今早和神父一起从索伦多来，今晚就得回去照看她生病的母亲。”

“啊，不忙，天色还早哩！”渔夫说，“她还有时间喝一杯的，喂，太太，再拿个杯子来。”

“谢了，我不喝酒。”劳蕾娜说，依然离他们有几步。

“尽管斟，太太，斟吧！她是不好意思。”

“算了，”年轻人说。“她脾气犟，说不愿意就是天主也没办法。”说了就匆匆告辞，跑下船去，松了绳子，等待少女。她向店主人和他妻子再次挥一挥手，然后向船走去，脚步有点踌躇。她先向四周看看，好似期望有别的客人同行。然而小码头上半个人影也没有；渔夫们有的睡觉，有的出海捕鱼去了，几个妇女在门口或是睡觉或是纺纱，而早上渡过来的那些观光客要等天气凉些才回去。她没张望太久，安东尼诺猝不及防地便像抱小孩似的把她抱上船，跟着他也跳了进来，摇了几桨，船便出海了。

她坐在船首，半转过身背对着他，他只能看见她的侧面，现在她的样子比平常更严肃，头发垂落在额头上，纤巧的鼻子鼓着一份执拗，芳唇紧抿——船在海上默默航行了一阵子之后，她觉得太阳炙人，便从包巾里拿出面包，把包巾罩在头上，一边以面包当晚餐啃起来，她一整天都没进食。

安东尼诺看见这情形，立刻从早上装橘子的筐子摸出两个橘子说：“喏，劳蕾娜，这是给你解渴吃的，不要以为我是特别为你留下。它们是从筐子里掉出来的，当我把空筐子放回船上时发现了。”

“你吃吧，我有面包就很满足了。”

“你吃点解渴；你走太多的路了。”

“我在上面已喝过水，不渴。”

“随你便。”他说，随手把橘子丢回筐里。

又是一阵沉默。海面波平浪静，几乎听不见龙骨破水的声音。甚至栖居在岸